

许慎的人生必定快乐无比

□岳建国

“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句话,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来说真的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本书自问世至今,只要是读书识字之人,只要是使用了汉字的每一个时代,无不在继承和弘扬他创立的这种优秀文字文化。可以说,经他规范了的汉字文化已经像空气、水、阳光那样,充盈在一千多年来的中国大地上,滋补和继续滋补着无数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任何人都无法规避和阻止这种继承和传承。但我来到许慎文化园,当我看着他的塑像和简单的生平介绍,当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来这里参加祭拜“字圣”的仪式后,我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除了那本书,许慎还为后人留下了什么?许慎一生的写作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他的脾气、性格是哪一种类型?如果搞清楚这些问题,许慎这个人也许就能更容易地进入孩子们的视野和心灵,就能成为孩子们眼里有血有肉、可亲可爱,可以接近、学习、模仿、超越的励志形象。

自古以来,对于成功人物的宣传,我们总是过度渲染他面对困难和逆境时坚强、坚韧、坚忍,或清心寡欲或气壮山河这一面,什么“铁棒磨成针”“头悬梁锥刺股”“卧薪尝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烘托他们的与众不同和成就的非凡。我觉得这既不真实,也不是一种最好的做法,只会让儿童和年轻人觉得成功成才之路无比艰难困苦,不脱几层皮、不受几次大灾大难根本不行,于是就对成功的巨人或望而生畏,或自惭形秽。许慎用了21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本伟大的著作,他对中国历史的奉献孩子们不难理解,但是,由于许慎生平的记载资料很少,涉及他写书生涯的经历、典故轶事也很少,那么,在孩子们眼里,“坚强、坚韧、坚忍、清心寡欲”这一面是否也会成为许慎这个人物的主体形象?或者,我们该怎样才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

拿我们熟悉的当代成功人士来做一参照,就会明白许慎绝对不是一个苦行僧式的、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人形象,如果能从更多角度挖掘他的生存状态,丰满他的精神世界,一个正常的、鲜活的、既有烦恼坎坷也常陶醉在生活

乐趣之中的许慎就会站立在我们面前。是的,由于时间太久,由于记载的缺失,增加了我们去做这件事的难度。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说文解字》,却给我们保留了弥补这一缺陷的丰富的信息。这部书,不但是对汉字的规范,不仅是对他远大志向和孜孜追求的回报,也是他天赋智慧的体现,是对他性格平和谦虚、广结人缘的一种馈赠。还有,写书需要冲动的激情和丰富的灵感,如果他的生活基调不是以希望、激动、快乐、幸福为主,他绝对写不出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

先从许慎为何要写这本书说起。当时他已经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曾任太尉南阁祭酒等职,既有官场高级公务员的荣耀和衣食无忧,也有文化圈学问家的赫赫名气,很明显,他已经横跨体制内外的两栖成功人士。可是,他突然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去写这本《说文解字》了。那时的官场肯定比现在更加热门,可现在有人辞官写书呢?我们因此可以料定,他早就爱上了这项工作,已经为此收集了许多资料,他已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已经被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后可以想见的快乐“冲昏了头脑”,于是,不顾上司的挽留,不顾亲朋好友同事熟人的劝告,毅然辞职走人。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不是一个在官场八面玲珑、春风得意、频频高升的青年政治家,而是一个在官场找不到自己的灵感和人生乐趣的人,是一个听从自己内心召唤、把个人爱好和自由创新看得高于一切的“性情中人”,是一个性格内向、不甘庸俗、境界高雅的学者型人才……这,不算太牵强吧!

再看看他长达21年的写书生活。要把9353个字每一个字的偏旁、部首、来历、演变、不同读音、歧义一个一个搞清楚并做出定义,“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等“莫不毕载”,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谈何容易。图书馆很少,书籍也有限,回到老家后更缺乏这个条件。他虽然知识丰富,但也不可能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无不通晓。但他无所畏惧,知难而进,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断定:许慎一定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一个不害怕困难的人,一个坚韧的有毅

力的人,一个乐于向他人学习的人,一个心中有大目标、渴望干大事的人……

在写书之前或写作过程中,许慎都需要收集资料或对某个问题进行考证,而且不仅限于书斋。那个时代没有电话微信,没有汽车摩托车,没有谷歌百度,他要靠步行或骑马去某个现场,去面见老师、学者、农夫、渔民等,这当然很辛苦,甚至常常无功而返。那么,他常常劳累得寝食不宁吗?心情常常充满了沮丧吗?绝不,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一定是充满了惊喜和快乐,因为当他与自己尊崇的老师或者名学者相见、听其解答问题或谈古说今时,会因获得不少教益和愉悦感受而兴奋不已;当他从某个历史遗迹中获得某个证据因而坐实自己的某个结论时,当他从某个行业权威人士的口中得到了新的知识和启发而扩展了自己的思路时,他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幸运感和满足感,一定会觉得距离自己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宅男,而是一个四处奔走、不断收获学问和友谊的人,一个充分享受着自己有意义的人生的人。

只要是自己的真正的爱好,纯粹的长期的写作生活也绝对不能用“夜以继日”“孤独寂寞”“废寝忘食”“衣带渐宽”“字字泣血”等来形容。我们可以用现代作家做例子。每到秋天,俄国诗人普希金就不得不去山里的别墅写诗了,如果不写,那种痛苦让他不能忍受,郭沫若把这种状态叫作“诗魔在作怪”,如果他有很好的条件去“驱赶诗魔”,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贾平凹当年要写《废都》了,他拿起简单行李独自在陕西乡下一个无人打扰的村民家里住了几个月,试想,如果写作不是他最快乐、最幸福、最乐于从事的工作,他能抛下年轻的妻子、可爱的孩子、天天在一起厮混的好友,去过无法洗澡、没有美食、没有娱乐、没有社交、与世隔绝的生活吗?即使是路遥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作家类型,也不能说明他的写作生涯是痛苦的,甚至相反,由于他太爱写作了,所以才在没有物质条件写作的情况下坚持写完《平凡的世界》,因缺乏营养和过于赶进度,才让他错过重病最佳治疗时间而过早离世。可见,对于许慎这样的人来

说,在他的写作氛围中,他一定快乐得无与伦比,只不过我们无法完整地体会罢了。

是的,当他的书开了个好头自己非常满意时,当他写了几章节后发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超出自己当初的预计时,当友人或地方官员、商界朋友来拜访他,对他的书稿啧啧称赞时,当妙笔生花、灵感不断降临让他停都无法停下来时,当他觉得自己不久就要大功告成时,他怎么不激情澎湃、整天沉浸在巨大的快乐和自豪之中呢?怎不会邀请几个至交好友去乡野里的某个餐馆喝酒吟诗、拔剑起舞呢?在这样的心境中,他需要强迫自己去“字字泣血”地写作吗?何况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许慎遭受重大人生坎坷、写作时断时续的记载。

这些信息虽然纯属推测,但对于了解文人生活、有过长期自由写作经历的人来说,一定会觉得非常真实。因此我建议某位作家用文学的方式为许慎做传,用合理的想象赋予许慎不为人知的生存状态、个人情趣以及与普通人更接近的凡人形象,让许慎这个神秘、崇高的圣人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让现在的小学生、年轻人面对他的贡献和高大的塑像时,不但产生“高山仰止”“五体投地”的感受,也能产生“他生活在自己的爱好之中”“他在极其快乐的气氛中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这样的感受。



随笔·滋味人生

中考记忆

上,让我抓紧时间休息,他静静地坐在席子的一角看书。有了舒适的绿荫和哥哥的陪护,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格外香甜。

两天的考试进行得比较顺利,那一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向往已久的漯河师范。从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市区的一所小学,做了一名教师。

几年前,我们学校接到了去漯河五高监考的通知。那是我第一次监考,而且是去当年我参加中考的学校监考。从获悉消息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期待。

踏进五高,眼前楼房林立,我已记不起哪间曾是我当年考试的教室。不知道我午休的后操场是否换了模样?那棵为我遮阳的大树是否依旧绿荫如盖?隔着久远的时光,我仿佛看到多年前的场景,看到了怀揣梦想的我。拿到试卷走向考场的时候,我心里充盈着神圣感。我用柔和的目光看着禁区外等待进场的孩子们,他们用敬畏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我想起了多年前在此处待考的自己,彼时的我和现在的他们,心境该是一样的。

考试开始了,考生们按照规定的方式进

入考场。我们严格按照监考制度履行自己的职责。看着孩子们稚气未脱的脸庞,看着他们凝神静思的模样和奋笔疾书的情景,我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心底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其实每个孩子都怀揣着一个美丽的梦想,考试不过是他们通向美丽梦想的桥梁。来到考场,他们已经有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作为监考老师,不能再冷若冰霜的表情增加紧张感。于是我紧绷的表情渐渐放松了。

第一场考试结束,在等待第二场开始的间隙里,一个小女孩慢慢走近我,用玫瑰花一样的笑容轻轻地问:“老师,您是哪儿的老师呀?我看看您特别亲切。”我也回应她一个玫瑰花一样的笑容,简单地说:“小学的老师。”小女孩也很知趣,没有再问。虽然素昧平生,但这幕场景却深深印在我心里。

又是一年中考时。今年,我仍会和许许多多青涩的少年一起走向中考考场。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悄然忆起少年时我参加中考的情景,忆起我第一次监考的情景。虽然时过境迁,但总会有美丽的情愫萦绕我心,久久不散。

诗歌·自然物语

残月在天

□李季

残月在天,如弯刀
切开所有的日子
甜的,酸的,苦的,涩的
独自默默咽下

时光的加减乘除从未停止
残月却止步不前
不向十五那一天出发

我愿意这样因想你而忧伤
把卡住的心事
一次次刷新

残月在天,笼罩一切
在这孤独的夜晚
我又一次对着远方
把往事从头
再想一遍



□韩月琴

眨眼间,又到中考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不由想起记忆中的两次中考。

第一次是我初中毕业那年。那时中考是决定命运的考试,真是“一张试卷定终身”:要么考上中专,毕业后就可工作;要么上高中,将来再考大学。我的目标是漯河师范。

考试的地点在当时的郾城二高(现漯河五高)。我心里颇有自豪感,因为我哥在郾城二高上学。中午考试结束,我向老师请了假,欢天喜地去找我哥。哥哥先领我去吃饭,吃过饭,我随他到了学校后面的操场。操场边的草坪绿草茵茵,一排排高大的杨树用它茂密的枝叶,把六月的阳光阻隔。如盖的树荫下,微风习习,草丛里传来夏虫慵懒的低鸣。哥哥把从寝室带来的草席铺在草坪